

## 悼念母亲

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
请问老汉何处去? 先祖坟头祭母亲。

我的母亲郑晓春老大人,2008年1月14日因病逝世,享年77岁。17年了,每个清明节,风雨无阻,我都会回去祭祖。作为年近70岁的儿子,每当跪在母亲的坟前,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,孩子似的痛哭流涕!多年前的往事历历浮现在眼前。

我母亲生在旧社会黄陂县的一个小山村。18岁与我父亲结婚后,在家孝敬公婆,相夫教子,在外吃苦耐劳,任劳任怨,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。在我不满3岁,弟弟刚出生时,老天就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。可怜我苦命的娘,那年她才28岁。从此以后,她既当爹,又当娘,风里来,雨里往,日夜辛劳在罗汉占家岗吃尽了千辛万苦,将5个未成年的孩子抚养成人。

叫一声我辛苦的娘!在那缺吃少穿、靠工分吃饭的日子里,您一个女人,养育着5个嗷嗷待哺的孩子,为了多挣点工分,您不分白天黑夜,在外和男人们比着干,回家洗衣做饭,纺线织布,缝补洗浆,面面俱到。您穿的是自己做的粗棉大布,从没买件新衣裳。时常忍饥挨饿,有时饭到嘴边也要省下来喂到我们嘴里。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深夜,您照看稻场,我们兄弟4人睡在粮仓里,突然被

您叫醒了。我揉了揉眼睛,看见您左手端着一碗米饭,右手拿着一双筷子,您挑着米饭给我们兄弟每人喂几口。我问道:“妈妈,您怎么不吃?”“我吃了。”实际上,每个照夜人员的夜班饭都只有一碗。您想着我们没有吃晚饭,就端回家让我们吃了。多少个日日夜夜,多少个岁岁年年,您为了儿女,甘愿奉献。您自立自强,敢于担当,用一双勤劳的双手和那柔弱的肩膀,以博大的母爱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委屈、辛酸,担负了大山一样的责任,为儿女们撑起了一片蓝天。您伟大的人格魅力,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尊重和敬仰。

叫一声我慈祥的娘!您几十年如一日,与人为善。对亲友、邻居、社员乡亲都是宽宏大量,慈悲为怀。遇事多忍让,多包容,从来没有与大家红过脸。毫不利己,专门利人。严以律己,宽以待人,一生与世无争,同村民们和睦相处。您高尚的品德,有口皆碑。

叫一声我节俭的娘!随着时代的变迁,我们的条件逐渐好了,各自成家了,您生怕给我们增加半点负担,一人生活,俭朴为本。从不为自己奢侈一回。您常说,“兴家好比针挑土,败家有如浪打沙。”“厉行节约是中华传统美德!”您一辈子都在给后人做示范、当楷模。您是儿女登天的梯,您是我们拉车的牛。记得我上小学时、为了两元五角钱的学杂费,

您东家讨、西家借,保证我正常上学。您虽然没有读过书,可供三个儿子读到高中毕业。1977年,您挑着行李送我上大学的情景……说不完,道不尽。您为子女们呕心沥血,默默奉献,无偿付出,不图回报,您功比天高,恩比海深。今生做您的儿女还没有做够,来生还请您再做我们的母亲。让我们再好好地孝敬您,永不吃苦受累。

千呼万唤儿叫娘,就是叫不醒劳累的娘;哭干眼泪儿喊娘,就是喊不醒艰难的娘。只是在今天香烛烟雾缥缈中,才仿佛看到母亲的微笑;在今天纸钱燃烧的火光中,才仿佛看到母亲来吻我的脸;在今天鞭炮齐鸣声中,才仿佛听到母亲的教诲。

抹去眼泪,从梦幻中醒来,原来是儿子思念母亲的心灵感应,是母子间的心灵契合!

敬爱的母亲大人,逝去的只是您衰老的躯体,升华的是您永恒的灵魂!后辈们一定牢记您的教诲:认认真真做事,堂堂正正做人。继承和发扬您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,幸福不忘过去,兄弟们互相帮助、光耀门庭,为社会作出贡献,以告慰母亲亡灵。母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!

黄传华(68岁)

江汉区新华街道江汉北社区

## 清明忆外婆

清明的雨,淅淅沥沥,如丝如缕,轻轻洒落在故乡的青石板上,晕染开一片湿漉漉的思念。关于外婆的记忆,便如那永不褪色的老照片,清晰地涌上心头。

小时候,寒暑假是我最期盼的时光,那意味着我可以去外婆家度过一段无忧无虑的欢乐日子。外婆家的院子是我童年的乐园。那时的夏天没有空调,闷热难耐。夜晚,繁星点点,外婆总会在院子里摆上一张竹床,我依偎在外婆身旁,听她讲述古老而又神秘的故事。外婆动作轻柔,手中的蒲扇有节奏地轻轻摇动,为我驱赶着蚊虫。丝丝凉爽的风,驱赶了暑气,也伴我甜甜入睡,月光洒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,勾勒出慈祥的轮廓,是我童年的温暖记忆。

打糍粑是外婆家过年时的传统活动。每到那时,院子里便热

闹非凡。大人们将蒸熟的糯米倒入石臼,抡起木槌,有节奏地捶打着。我在一旁兴奋地看着外婆则在旁边细心指导。糍粑打好后,外婆会亲手捏出一个个小巧可爱的形状,再蘸上香甜的黄豆粉和白糖,放入我的口中。那一刻,软糯香甜的味道瞬间在舌尖散开,满心都是幸福的滋味。

外婆做的肉糕也是一绝。她总是精心挑选新鲜的鱼肉和猪肉,细细地剁碎,加入各种调料,再用灵巧的双手搅拌、拍打,直至肉糕变得细腻有弹性。上锅蒸熟后,那香气四溢的肉糕,色泽金黄,入口即化。每次吃饭,外婆总会把最大块的肉糕夹到我的碗里,看着我吃得津津有味,她的脸上便会露出满足的笑容。

最让我难忘的,是外婆给我吃鸡腿的场景。每次家里杀鸡,外婆

总会把大的鸡腿留给我。当诱人的鸡腿端上桌,油光发亮,香气扑鼻。我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,鲜嫩多汁的鸡肉在口中散开,外婆在一旁笑着,眼里满是疼爱,自己却一口都舍不得吃,只是不停地边吃边说:“慢慢吃,别噎着,还有呢。”

如今,又是一年清明,我回到了故乡,院子里的竹床还在,外婆已经离开我多年,抚摸着那些旧物,往昔的温暖与快乐仿佛还在眼前。我站在外婆的墓前,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微风轻轻拂过,仿佛是外婆在为我扇风,那熟悉的感觉,如同那清明的细雨,滋润着我的心田。我知道,外婆给予我的爱,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里,从未消散。

刘莹(43岁)

江岸区后湖街道新荣社区

追思

